

第十一回 三義人救主逃生

〔先聲西地錦〕調

詞曰：

修真二千餘年，小試神通妙手。軍中無計救張、曹，速去替他存後。

通元子說：“貧道雖然助戰有功，可憐親見張、曹受戮。趙賊你獨不顧將來果報麼？俺當初收張子房為徒，世與張姓有緣。這張昆亦是俺的弟子，駕起雲頭快去救他。來此已是。那廂有白髮老僕，與他講明。”因按下雲頭說：“老掌家，不好了。你快去報知梁氏夫人，你家老爺征倭有功，被奸臣陷害，冤戮軍前，還要殺張家一門。早晚趙文華就到。你速去救你小主人，逃到杭州府離城二十餘里，權在俺那草庵住下，就改叫洪昆罷。俺贈他玉蟾蜍十二個，為洪昆後來姻緣聘證，你替他收好，俺去了。”

張洪嚇得魂飛魄散，叫苦聲聲，趕到後堂報知，那賢德梁氏夫人，與崔姨抱頭大哭，指著張昆向老家人張洪說：“你老爺受了冤枉，只剩得三歲孤兒一塊肉，你若救得他，我張家祖宗定要結草酬恩。”說了又哭。梁氏夫人與崔姨說：“我們何可受趙賊凌辱。”相約自縊樓中，留得兩人清白。夫人遂與崔姨自盡。後來收殮不提。

忽然門外喧嘩，趙文華領兵早到，吩咐：“不得走脫一人。”

此時已有三更時候，張洪在樓上頓足大哭說：“前門走不脫，後門開不及，這便怎麼好？有了，老漢抱起小主走樓牆頭跳下去罷。老天，老天！張家果能有後，保護公子，奮身一躍，安穩如常。不然就跌死老漢到也干淨。”

說罷，手抱相公憑空而下，真如兩翼雙飛，輕輕落地。好在夜靜無人看見，躲在僻地，候到五鼓開城逃出，直奔杭州去了。趙文華走進張府，依旨而行，只不見公子張昆、家人張洪。吩咐蘇州知府限三日拿到，如違聽參。

再講通元子到了蘇州，已差四值功曹往南京編成童謠，暗中使小伢子歌唱：

謠曰：

海空濛，起颶風，不殺賊，殺總戎。

兩家共有三義士，當速去之保其宗。

此時南京城裏，滿街滿巷四散童謠，曹府已有風聞，舉家號哭驚慌，不必贅說。只說曹府家將一名童喜、一名李忠，他二人聞得此信，眼中都哭出血來。李忠說：“徒哭無益，須想個計策救了小主人纔好。”童喜說：“我方寸已亂，計從何來？”李忠說：“我有一計，須要童兄始終如一，以全報主之心”童喜說：“敢不如命。”李忠說：“古有杵臼、程嬰故事，今日何不學他？我兒子也三歲，模樣與公子相同。我抱此子躲在棲霞山中，你將公子藏在深密處，反去報於胡宗憲知道，就說李忠同公子曹昆躲在棲霞山。胡賊必來捉我。那時，我父子替公子死了，你就好保護公子遠逃，可免尋拿，豈不甚妙！”

童喜說：“只是苦了賢橋梓。”李忠說：“童哥既能秉義，愚父子在九泉都要保你二人。”商議行事已定，胡宗憲已領兵圍住曹府。前後左右，連雞犬都逃不出去。

查點人口，少了公子曹昆。胡賊正在發躁，童喜跪稟說：“小的是曹家家將童喜，纔上卯半月，前日看見同伙的李忠，鬼頭鬼腦，瞞著小的，抱了公子曹昆，出太平門去了。不得遠遁，想必躲在棲霞山裏。小的見大人發躁，不敢不稟明。”

胡宗憲說：“你畏罪出首，免你一死。”吩咐搜山，務獲曹昆要犯。不半日，鎖押李忠與三歲嬰孩來。胡宗憲說：“李忠，你為甚麼故違聖旨，抱了曹昆私逃。快快招來。”李說：“奸賊，我只望存了主人後代，將來報仇。誰料童喜狗才昧良負義，洩漏機謀，也是我主人該應要絕宗支。不必多言，快殺，快殺！”胡宗憲道：“牽去一同斬首。”有五言絕句詩一首為證：

詩曰：

屠岸賈重來，渾如趙氏災。

一門忠義氣，父子赴陽臺。

又有七言絕句詩一首為證：

詩曰：

古來杵臼與程嬰，慷慨存孤續趙卿。

今日曹家忠義將，千秋青史載芳名。

這曹邦輔大人本是個大富翁，家資有數百萬，此時胡宗憲抄出他銀兩，就隱瞞下來，暗暗差人送到杭州，埋在他自家花園太湖石下，連趙文華都不知道。趙、胡抄張、曹二家事畢，合摺回旨。吏部奉旨加封趙文華進爵工部尚書、胡宗憲加總督軍務銜。回他兩人冒了征倭軍功，所以有此特旨。